

# 过了雨季

江苏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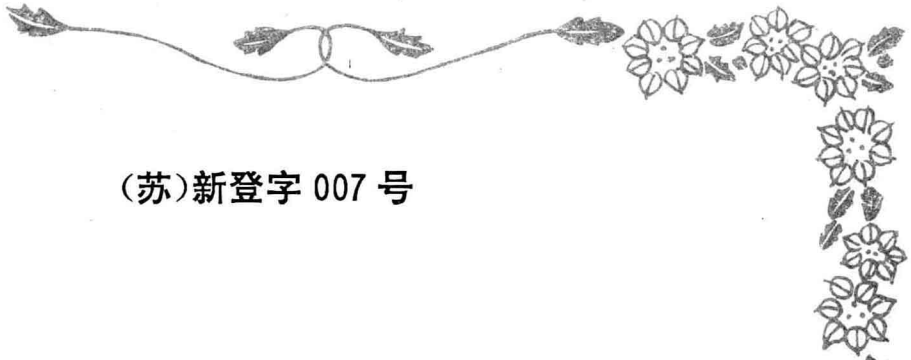


新爱情小说

梁  
著

梁晴 著

# 过了雨季



(苏)新登字 007 号

## 过了雨季

---

作 者:梁 晴  
责任编辑:黄小初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排 版:钟山文化艺术开发中心  
印刷者:句 容 县 印 刷 厂 (邮政编码: 212400)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158,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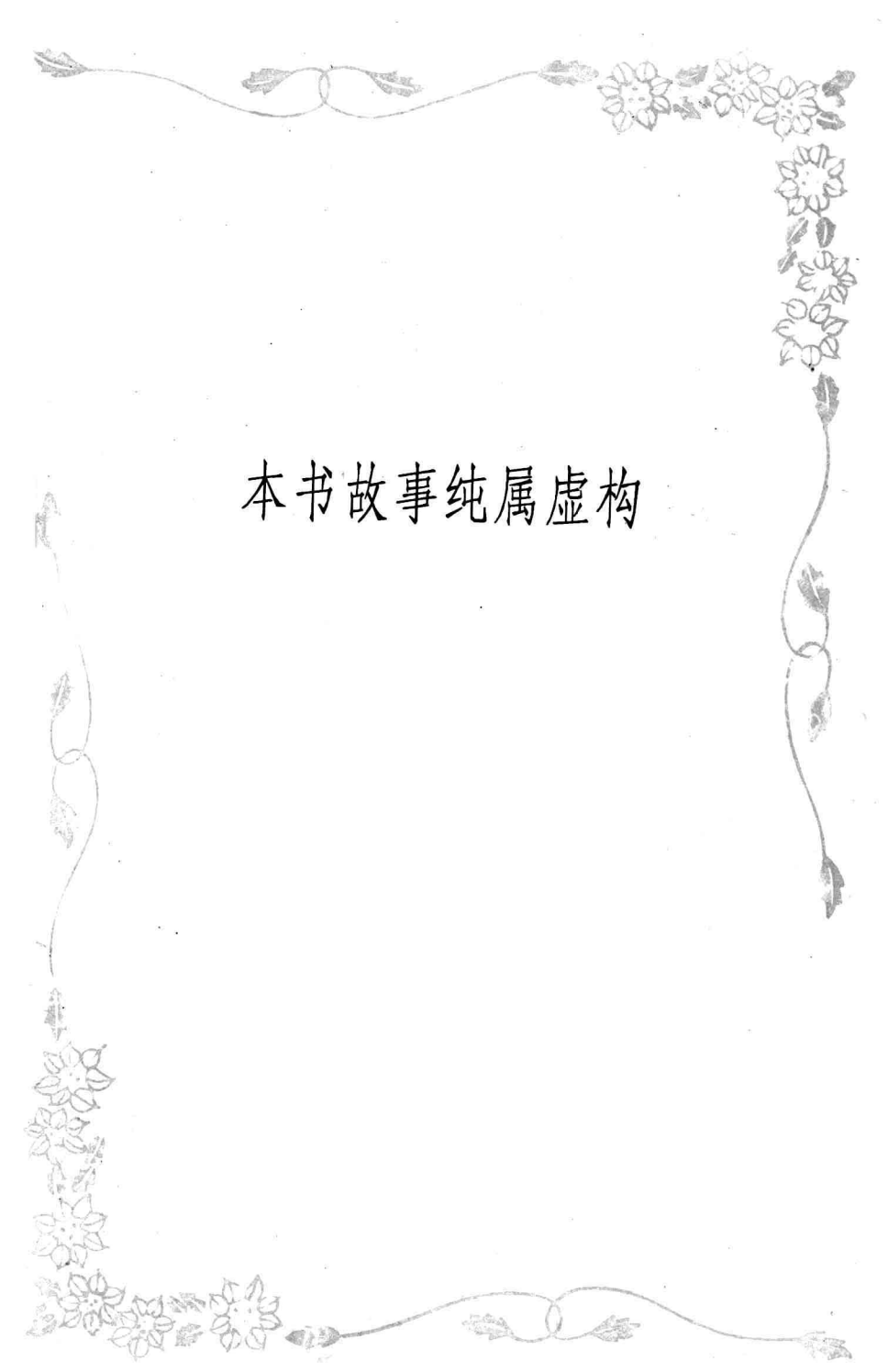
---

标准书号:ISBN 7—5399—0557—3/I·536  
定 价:5.6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 decorative border composed of a thin, winding vine with small, stylized leaves and clusters of five-petaled flowers. The border runs along the top, right, and bottom edges of the page, with a small floral cluster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本书故事纯属虚构



1

阳春三月，广州已经提前进入了夏季，大朵的木棉花到处盛开，满城挥洒着一种火辣辣的情绪。

索坦在白天鹅宾馆二楼的小酒吧间里凭窗坐着喝咖啡。外面烧亮了似的景致无声无息地隔着玻璃展示着，人流、车流，无不匆匆，让人觉得坐在冷气沛然的房间里无所思亦无所不思地喝咖啡，真象一个不太真切的梦。

广州是个无奇不有的地方，人的见识广，就不象内地人那么好赶热闹。再说，大家都在高速度，没有闲工夫。大街上成天人满为患，那其实都是外地人。

电视艺术节在广州召开，颁发全国优秀电视剧的“金荧屏奖”。这是个明星大展示的机会，若是在内地，场子外面得挤破脑袋，在广州，也就那么淡淡的。白天鹅宾馆早就有“庆贺”、“欢迎”之类的醒目标语打出，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也没见多少人在餐厅门口围观演员导演吃饭。演员们处在这种环境里心情特别放松，但总



还有些多少被冷落的遗憾。好在新闻媒介鼓噪的程度一如既往，各路记者风起云涌，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方圆内奔拢来，总也够得上热闹。

这天是颁奖仪式。颁奖以后就是各级领导讲话，专家权威发表演讲。会场也是人满为患，列席的记者见空座就坐，便使一些逃会的人走得煞是心安理得。

逃走的人本是一个一个零星退场的，事先并未有约，结果却是不约而同地都到了小酒吧——小酒吧要凭住宿钥匙卡进内，记者与闲人进不来，这是一个世外桃源；再者，首长专家们讲话以后全体与会者得拍合影，小酒吧离会场近，有点什么动静也不至于听不见。

索坦逃会最早，坐在里面没多一会儿，便见熟人们一个个进来，心里暗暗地发笑——人鬼，怎么都鬼到了一起？别人一开始都没有认出她来，也使她暗自得意。

索坦一出会场就回屋换了衣服——上台领奖时的那套大红套裙令她好生别扭！眼下她换了一件暗紫蓝色巴厘纱的休闲袍子，腰间松松地系了一条同色的粗丝绦，丝绦两头各坠一枚金丝楠木的木珠，走起路来虽然没有声音，却也有种袅袅婷婷环佩叮当的神韵。

索坦的头发刚才挽的是髻，现在一头头发全部松下来，只在后面随意地别了一只卡子——卡子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战友送的，非常简单，不过是一块用手工雕刻了镂空花眼的浅蓝色椭圆型羊皮，用一根普通的本色竹针横穿过去。别在发上的这只貌似普通的发卡，总是很



快就被人发现，会得问：“哪儿来的？我怎么没看到有卖？”

索坦就会刻薄地在心里一笑，想：有卖的你也会买吗？不嫌太平民味？电视界的人不会打扮，也还是文化修养问题，珠光宝气，在所不辞。

慢慢地聚了半屋子的人在那里喝咖啡。鄙薄这个议论那个——又是同行相轻的毛病。突然有人说到索坦，道：“你们《困惑》剧组的制片主任怎么是个纤纤美人？刚开始我们还在猜她在片子里演的谁呢。”

“纤纤美人？哈——”她剧组的副导演响亮地打了个哈哈，舞手扎脚地贬她一通：“你们到拍摄现场去领教领教看——十足的母夜叉一个！”索坦听得微微一笑。女制片主任不当母夜叉怎么活？拍一部片子官方拨下来的钱往往只够塞牙缝，化缘化来的钱跑断了腿不说，事到临头往往还有变。吃、住、行、场地、劳务，什么都得管。拍片时间多拖延一天都是老鼻子的钱，她不用“鞭子”抽着他们怎么办？剧组的人挨骂挨多了，管她叫“河东索坦”，倒好象她是个日本人。

索坦端着咖啡杯，向面前的大玻璃窗里看一眼，茶色的玻璃上影影绰绰地有她的眉眼，最清晰的是她的耳垂上的两枚与腰带坠子互相匹配的楠木原色大耳环，一晃一晃地轻轻荡着油亮的光泽。拍外景的时候，索坦忙得完全失却了女儿态，裹件破棉军大衣，随便哪里都可以打个盹，早晨起来擦把冷水洗个脸就算完事了。头发顾不上梳理，找根橡皮绳胡乱一绑，也就聊区别于剧组

里的男人们。

副导演还在那里舞手扎脚。玻璃窗里看得见他手里的小银勺一闪一闪：“索坦霸道得很哪，发号施令恶言相向，急起来用脚代替语言——‘砰’地一脚扫过去，好啦，搭错位的桌椅板凳黄包车香烟摊子，统统七倒八歪。索坦说起来是编剧编辑兼制片主任，实际上什么不干预？连导演都让她三分，让了还很服气！你别说，这人还真是全才——人能干不说，艺术品味绝对一流！”

索坦喜欢和人针尖对麦芒，正待转过头去和副导演干架，一听到后面两句突然转风转舵的话，反倒不知所措了——亮相好呢，还是一直装聋作哑？这时候便听见有人走到她的身后，用色迷登登的广东普通话和她搭话：“这位小姐好漂亮啊！俗话说‘秀色可餐’——我可不可以坐在你的身边坐一下啊？这样我就不需要花钱买饮料啦！”

索坦不动声色，“啪”地抡起带镀银细链的羊皮小挎包朝身后打过去，准准地砸在对方的脑袋上，满酒吧都是幸灾乐祸的笑声。杜云柯挨了一下还没忘掉自己的角色，抱着脑袋怪腔怪调：“哇，打是亲骂是爱啦！”

索坦实在绷不住，转过身来推他一把：“去去去——讨厌！”又指着副导演咬牙切齿道：“好你个小猢猻！说我‘母夜叉’是不是？今天我就当众‘母夜叉’一个给你看！”说罢抡着小挎包就要冲将过去，唬得众人一连串地劝，笑道：“免啦免啦。我们领教了您的雌风还不可以

吗？别把人家的酒吧弄成了碎玻璃摊子啦！”杜云柯端着臂看着她摇头，道：“啧啧啧啧，瞧，一分钟大家闺秀。好可惜了这套行头！”

索坦白他一眼：“你是地主，怎么也敢跑到这里来偷懒耍嘴皮？仔细你们头儿一会儿有事吆喝不到你，罢你的官、扒你的皮！这是什么场合？台上中央首长坐着哩！”

杜云柯索性在她对面坐下来，笑道：“我可不象你，做牛做马都是自己的事，把底下人一个个宠得伶牙俐齿四体不勤，人家还倒过来说你独裁！我可不那么傻——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奖罚分明。当官要当成你那个样，大卸八块也不够使唤呀！”

索坦承认杜云柯是相当懂得领导艺术的一个人。堂堂的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主任，看上去也就是电视台最常见的那种快乐的帅小伙子。其实这家伙是真正科班出身——编、导、演无一不精，电视艺术的理论也著得有一大本。最难得的是他的身上既没有职业性的“玩世”色彩，又没有官场上滚打出来的“庸俗马列主义”气息。每一次电视剧艺术交流活动中碰到，索坦都和杜云柯谈到一起。别人见到他们往一块儿凑，就会说：“二位俊杰，又臭味相投啦？”杜云柯每次和索坦相遇都使劲地鼓动她“叛逃”：“来我们中心一块儿干算啦——我让贤当副手，你来叱咤风云，我们俩一定是最佳拍档你信不信？”

索坦就会嫣然一笑，道：“信——”然后没有了下文。

索坦嫣然一笑的时候居然也是百媚俱生，把她底下



的那些人看得啧啧称奇。这次来广州领奖，索坦那个《困惑》剧组的原班人马在白天鹅宾馆重新聚首，大家差点儿认不出索坦——唇红齿白，明眸黛眉，最不象的是那副神态，文静而带点儿迷惘。往昔的合作者们异口同声地叫道：“哇，索坦原来却是个古典大美人呀！”导演一本正经地缠着她：“哎，给我当一回女主角好不好？试试看嘛！”索坦烦起来，叫道：“试你个大头呀！”躲到旁边去自个儿待着。

副导演、摄像都是她部里的“弟兄”，悄悄地告诉别人：“索坦后院起火——她那个先生看上去挺儒雅的，谁知道也‘开放’得很呢！”

国内电视界不乏索坦昔日的同窗，个个都表示惊讶——宋谦原来是这号人物吗？

影视界的人“道德观念”淡薄，看小小的一件背弃行为能把索坦改变成这样，反而都从心眼里敬重她——这个女人倒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好女人呢，否则她怎么会被伤害成这个样儿？

索坦和人逗了两句嘴，又无心无绪地面窗发呆。酒吧里的同行们便怂恿杜云柯变戏法。杜云柯当下跑到卖品部去买了一副崭新的扑克牌，拆了封递到索坦面前嚷嚷，道：“小姐洗牌，当然是小姐洗牌！”索坦皱着眉，道：“江湖骗术你也有一套吗？洗就洗呗，你吵吵什么？”说罢夺过牌使劲地洗，道：“看我能不能拆穿你！”

杜云柯道：“拆穿我？哈哈，老实说，不知多少小姐



夫人被我的魔术迷得灵魂出窍呢！不相信？好，不相信你再洗三次！”

索坦果真又洗了三次。酒吧里的同行全都围拢过来看，索坦命令道：“大家盯牢他！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别放过！众目睽睽之下看他搞得了鬼！”

杜云柯皱眉道：“你太侮辱我了——我怎么会搞鬼？我完全凭借的是我超常的智慧和判断功能。来吧，随便抽一张牌！”说罢把一叠牌背面向上递过来。索坦费了半天思忖才决定了抽哪一张，抽出来给大家亮一亮，又递回去。杜云柯始终是紧紧地闭着眼睛，果然没有办法偷看。

杜云柯刷刷地洗牌，摊开牌来又摸又想，若有所思地左掂量右掂量，终于一咬牙，举起一张牌来怪叫一声：“是不是它？”

索坦一下子大傻眼。

重来了无数次，用了无数的监测手段，还是屡试屡失败——杜云柯哪怕是把他整个脑袋都用餐巾包扎严实，他还是一猜就中，而且越猜越不用猜，飞快地就找到了那张牌！

索坦终于弃械投降，紧接着便纠缠不休：“教我一手，老杜就教我一个人，保证不外传！”

杜云柯道：“那怎么成？这是我们杜家密宗牌，不外传的，传了等于背信弃祖……”

索坦道：“哎呀呀，祖宗那里我替你说好了。”说罢



双手抱拳朝空中猛摇：“杜祖杜祖，小的我这里谢谢啦谢谢啦！”索坦长臂长腿，胳膊举起来长袖滑向肩肘，露出玉臂上的楠木手镯，典型的窈窕淑女形象在那里一门心思地乞求江湖骗术，众人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杜云柯道：“你不姓杜，祖宗叫不应的。”

索坦道：“我认你做干哥好啦！”

“那叫一声呀！”杜云柯指着自己的鼻尖。众人纷纷起哄：“叫呀叫呀，叫一声就可以得到人家的密宗绝技，好划得来呀！”

索坦想了一想，一咬牙道：“好吧，叫你——杜兄！”

众人都说称兄与称哥根本不是一个感情档次，乱纷纷地要她重叫。杜云柯倒不忍了，道：“好了好了我认了——来，我教你！”说罢拉过索坦就要附耳道来，欲得开口，却又咽回去，苦脸道：“不成，我不能说——说了你非杀了我不可！”

索坦顿时变脸，一掌推开他，冷笑道：“原来还是江湖骗术！对不对？”一把揽过牌来一张张地细看，果然在崭新的牌上掐有指甲痕暗记。索坦兜头把牌摔将过去，大叫：“杜云柯——”

杜云柯转过身就躲，躲到吧台里举手求饶，满脸都是笑：“我认罪我认罪——我说我说了你会杀了我嘛。”《困惑》里饰演善良大叔的老演员在角落里笑道：“索坦尔冲着他那份仁义之心也别杀他了嘛——他存心是为了逗你一逗，帮你化愁散闷嘛！”副导演那一伙更是大放厥

词，道：“吴三桂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我们杜哥是‘弃尊从骗为红颜’……”

索坦笑骂道：“滚你们的蛋——你们他妈的全部不是好东西！”

众人作吃惊状，面面相觑道：“这是‘国骂’吗？索坦女士的国骂这么嘎巴脆？”副导演摊开两手道：“怎么样？名不虚传吧？这不是地道的‘河东’是什么？”

索坦敛襟而坐，不屑于看他们穷作戏。忽然之间，座中的一位专门演老实巴交农民的演员“振臂一呼”，道：“啊——，长江——”戛然而止，假如酒吧不是酒吧而是“茅店”的话，顶上的屋梁此刻就该被他的这一嗓子震得嘎啦啦直响了——这位大块头的演员，中气足得可怕。

众人惊了半天，吧台里的调酒师先鼓起掌来了，大家这才又笑又骂，催道：“底下呢？忘词了吗？别是发吃症吧？”

“大块头”闭目自我陶醉。然后轻轻地抒情地吐出几个字：“真他妈的——长——”

调酒师侍应生先笑得个不可开交，索坦也笑起来，道：“真无聊！”

“大块头”完全进入情绪。

“黄河啊——

真他妈的——黄——

祖国啊——”

又是戛然而止。底下的人倒无比地着急起来了——

下面的词怎么个续法？一时间个个绞开了脑汁。索坦想，会不会是“祖国啊——，真他妈的伟大？”乱糟糟的思绪尚未收拾得起，那里“大块头”已经无比深情地吐出了最后几个字：“我姥姥的——闺女！”

酒吧里一时间笑闹捶打成了一片，“大块头”抱着脑袋笑，道：“我这也是‘为红颜’嘛！准别人‘为红颜’就不能为‘为红颜’是怎的？”

索坦一时倒怔住了。火辣辣的木棉花一时间仿佛越过玻璃开了个满屋都是，眼睛都炫花了！杜云柯在她耳边窃窃地道：“你瞧，我们大家都这么爱你是不是？”

“那又怎么样呢？”索坦在那荔枝红的灯光里定定地瞧着吧台上方镀铬架子里倒插的一排冰清玉洁的玻璃酒杯，暗暗地苦恼着自己——事业有成的女人注定要失去一个家的吗？

到达羊城的那天，她住下来就顺手给宋谦挂了个电话，电话在他俩的床头柜上，浴室里还有一个简易分机，挂通以后两边的电话机同时摘下来同时有人说：“喂？”她当时就晕了——宋谦的声音以外还有一个女声。他们俩，大白天的，谁在床上谁在澡缸里——那都不是正常的主人和客人待的地方。

她好在还镇静，不等那边慌慌忙忙地掐断就扔过去一句：“宋谦，你何至于要如此惨淡经营？是男人，你写好离婚报告等我回去！”说罢吓地挂上。以前有好事者跟她说当心宋谦，她总不相信，总以为宋谦是有那个贼心



没有那个贼胆——总算他也是个为人师表的读书人，闹出丑闻来，如何在讲台上直面学生？

不幸知丈夫者却不是她这个做老婆的人。

杜云柯还在那里逗她开口：“芝麻快开门。”她目光象胶在一排排的玻璃酒杯上了，懒得收回来。“咦，心没有啦？”

“你才没有心呢！”索坦慢慢地收回眼光来横他一眼。

“那就是没有耳朵了。”杜云柯一本正经地说。

“耳朵也有！你别烦人好不好？”

“哇，别这么凶好不好嘛。瞧你这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人马上就要瘦下去了。”

“瘦不瘦的关你什么事？”

“对对对，又不是在——玄宗年间，胖瘦无所谓的啦。瘦点也好——跳舞轻盈啊。怎么样，晚上我请你跳舞？”

“艺术节安排的舞会吗？”

“不，我有个好地方，我们偷偷溜了去——今晚记者招待会，记者的话筒和镜头绝对顾不上我们这些‘幕后英雄’，让大明星们去干活吧。”

索坦转过心思来，有一种“大丈夫何患无妻”的感觉——常常的，她在观念上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当作了男人。为了克服精神上的欲振无力，她还真和杜云柯约了几个同行一块儿去一所大学。舞会，她见得多了，越是小地方，越是豪华得无所不用其极。倒是真正配得上“豪华”二字的广州，反倒从豪华里脱身出来。那种高档

次的雅和纯，绝对是别的地方比不上的。他们没有震耳欲聋的音乐和疯狂诡谲的灯光，舞场上，仅仅挂了几盏原始风味极浓的瓜果型灯饰，舞池上方的葡萄架上，绿叶之间到处是一支一支的小小烛焰，茉莉花的清香从不可知的地方一阵阵地轻轻袭来。饮料是浅浅的薄荷酒，一杯在握，心神皆安——看来在这样的地方要想疯狂地跳几曲迪斯科是不可能了，人也失去了宣泄的欲念。索坦倚在一个葡萄架的支柱上，握一杯薄荷酒浅酌慢饮。耳边是轻如流水的圆舞曲，眼前是并不眩目而意态高雅的一对对舞侣，心里想，这里真正是集声、味、色清雅之大成的一个所在，到了这里，真的可以把人生中的那些粗糙面暂抛到九霄云外去。

杜云柯歪着头吹一只萨克斯管，脚下打着拍子，轻快的圆舞曲就静静地流了出来，他眼睛看着谱，眼神是全然的纯挚，整个的一个人，专注而自然。这样的男人，有一种自内溢出来的好看。“大块头”和副导演们早已各自下海，每人拥一位高雅的才女，自己的脸上，也多了一分清纯和含蓄。看他们特别讲究的舞姿，索坦心里笑起来。

出来之前，索坦听说舞场是露天的自然风味，就打起了退堂鼓，找到了杜云柯，诘道：“露天怎么吃得消？一天的暑气蒸上来，人该和半熟的龙虾不分上下了，还跳什么舞？你们广州这会儿特别象我们的黄梅天，又湿又闷，最叫人无处可躲了——反而要到露天去跳舞！”



杜云柯道：“我把你当女中豪杰看呢，你怎么也如此善变？去，非去不可！君子一言，你是不是君子？”

索坦此刻望着葡萄架上晶蓝如钻的天幕，觉得杜云柯的友爱真正是无瑕可击——广州的三月，再闷热，也有一个清凉可人的夜。她闭起眼，让心的感动充塞在她每一个细胞里，忘记千里之外的危巢，忘记那个她要找的答案。

杜云柯站在她面前优雅地手按胸脯躬下身去，问：“高贵的小姐请赏光舞一曲好吗？”索坦睁开眼，觉得杜云柯比以往高挺平稳，更多了一些成熟男人的风范。杜云柯笑道：“回来啦？”

“什么？”她一时倒又陷进了懵懂。

“神游啊。”

“你怎么这么聪敏？”索坦把手交给他随着他走进舞曲。

杜云柯呵呵地笑起来，道：“相信我的确是高智商了吧——我又不能在人的思路上掐个痕作弊，对不对？”

和杜云柯跳完，“大块头”便来邀她，杜云柯大方地把她交出去，自己又去吹萨克斯管。接着就是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跳得别是一种校园风味。索坦一路跳下去，偶尔看一看小乐队，杜云柯早不知去向。索坦知道他，艺术节的具体经办人，会议上哪一时哪一刻少得了他呢？他能为了她作这番安排，又不露痕迹，几乎可以担得上“义薄云天”四个字。